



赋的形成拓展与研究

许杰◎著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百科 (53) 卞孝萱 主编

赋的形成拓展与研究

许杰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赋的形成拓展与研究 / 许杰 著.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1.9
(中华文化百科 / 卞孝萱主编)
ISBN 978-7-5451-1360-0

I. ①赋… II. ①许… III. ①赋—诗歌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7.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1860 号

责任编辑: 段扬华
责任校对: 顾 季
封面设计: 佳图堂设计工坊

出版者: 辽海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电 话: 024—23284469
E-mail: dyh550912@163.com

印刷者: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 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230mm
印 张: 12
字 数: 123.8 千字

出版时间: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引言	5
一、义类错综 穷形尽相：性征与体类	9
1. 释赋义	9
2. 赋的渊源	13
3. 赋的体类	25
4. 赋的题材	42
5. 赋艺特征	66
二、文律运周 日新其业：化成与流变	83
1. 斫榛辟莽化成光大的上古赋	83
2. 缘情拓境体物求声的中古赋	95
3. 诗文交变复古生新的近古赋	112
三、辞成炼核 动合规矩：理论与批评	135
1. 赋论历史鸟瞰	135



2. 赋的批评形态 155
3. 赋学理论范畴 177



中华文化百科 (53) 卞孝萱 主编

赋的形成拓展与研究

许杰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赋的形成拓展与研究 / 许杰 著.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1.9
(中华文化百科 / 卞孝萱主编)
ISBN 978-7-5451-1360-0

I. ①赋… II. ①许… III. ①赋—诗歌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7.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1860 号

责任编辑: 段扬华
责任校对: 顾 季
封面设计: 佳图堂设计工坊

出版者: 辽海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电 话: 024—23284469
E-mail: dyh550912@163.com

印刷者: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 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230mm
印 张: 12
字 数: 123.8 千字

出版时间: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目 录

引言	5
一、义类错综 穷形尽相：性征与体类	9
1. 释赋义	9
2. 赋的渊源	13
3. 赋的体类	25
4. 赋的题材	42
5. 赋艺特征	66
二、文律运周 日新其业：化成与流变	83
1. 斫榛辟莽化成光大的上古赋	83
2. 缘情拓境体物求声的中古赋	95
3. 诗文交变复古生新的近古赋	112
三、辞成炼核 动合规矩：理论与批评	135
1. 赋论历史鸟瞰	135



2. 赋的批评形态	155
3. 赋学理论范畴	177

引言

在1998年10月中国南京，“第四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期间，我与会议筹备组同仁拟定的会议主题是：(1)辞赋历史与批评之展开；(2) 20世纪辞赋学研究之回顾与展望。立此课题，意出多层：第一，赋体文学自战国迄晚清历时二千余年的发展史，兴衰隆替，内涵丰富，有必要进行全面的探究与思考。第二，与赋的创作史研究相比，目前对赋的理论批评史研究比较薄弱，宜为重视。第三，20世纪为我国政体、文化巨变之时代，赋学新批评亦迥异于古贤，然其历经百年递变，可谓沧海桑田，成败得失，值得深切反思。第四，居世纪之交，学人回顾历史，重在展望未来，赋学研究的会通创新，将决定新世纪本学科发展的走向，交流切磋，自多启迪。合此数端，重点在赋创作与理论并重，古老学问与现代意义交通。这是本世纪最后一次赋学会的主旨，也是我撰写此书首先思考的问题。

饶宗颐先生在《辞赋大辞典·序》中说：“赋以夸饰为写作特技，西方修辞术所谓Hyperbole者也；夫其著辞之虚滥(Ex-aggeration)，构想之奇幻(Fantastic)，溯源诗骚，而变本加厉。”^①这从修辞学看待赋创作现象，可谓知言。然赋乃我国古代文学中一特殊体裁，在古典诗歌、散文、戏曲、小说诸文体外独树一帜，观其介乎韵文与散文之间、且



既音节浏亮又汪洋恣肆的创作特点，则势必综合赋“体”起源与赋“文”至汉极“一代之盛”的经纬时空，进行探究。关于赋体的起源，历来有“诗源说”、“辞源说”、“散文说”、“隐语说”、“俳词说”、“综合说”等，其观点不同，然研究思路基本是两条：一是努力寻求赋这一体裁形式特点的最初来源，一是立足赋这一体裁完成后的文本（尤其是汉赋）所包含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探讨其渊源。前者在探讨赋体起源本始意义上较为准确，但因文献的亡佚和时间的隔膜，很难求其本真；后者由文本出发，根据所存文献线索寻其蛛丝马迹，往往凿凿可考，但却头绪纷拏，致生游离探源本义的“综合”之说。缘此，赋体渊源问题仍是学界不断有所发现、不断有所追寻的课题。比较准确地解释这一问题，对赋的体类、题材、特征的研究，是不无裨益的。而认识赋的特色，又必须关注汉赋的完形与成就，这也是汉赋至今仍为赋学研究热点之要因。元代虞集有云：“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②其言“文章”当包括汉代大赋。至清人明辨赋体，云“一代之所胜”于汉专取其赋，^③近人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承其说，直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种说法确实标明了赋作为汉代文学主要样式以及至汉而铸就赋艺高峰的意义，但其偏颇，则在如明代复古派文人“唐无赋”说，抹煞了赋体文学在汉以后的发展与流衍。所以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晋、唐以降赋创作本事、艺术努力钩沉显微，达于宏观整体之风貌，以明其“文变染乎世情”^④的时代特质，尤为必要。其如对赋之体类的认识，不关注赋创作因时而变的发展，是

不能深入了解赋体自身由“骚赋”到“散赋”、“骈赋”、“律赋”、“文赋”衍替历史原因和艺术理论的。

辞赋家在中国文坛上是继无名氏的《诗》三百篇创作后崛起的第一代文人，并占据了楚、汉文坛的主导地位，因此，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自觉，首先是以辞赋创作为鹄的。然而考察赋学的理论批评历史，显然又呈现出早熟、中衰、晚盛的发展轨迹：汉晋赋学理论（如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曹丕、挚虞、陆机、成公绥、皇甫谧、萧统、刘勰等文学史家对辞赋的批评）→唐宋时代供士子考试之需的《赋谱》类的指导作赋的书籍（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评谓“陈陈相因，最无足观”的格律手册）→明清赋学批评（尤其是盛清时代出现的《赋话》类著作）。根据这一线索，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汉晋赋论引领起诗、文批评理论的兴盛；二是赋话则为继“诗话”、“文话”、“曲话”等后出的批评形态。论其因，当追溯赋体异于其他文体特征的包容性与依附性。清人黄承吉云：“古今文章体制之变迁不一者，惟诗为綦多；而境地之变迁不一者，则惟赋为至广。”^⑤正因为赋在总体上的容纳特征，古人制赋并不单纯作为文学创作，而是兼括天文、历数、生物、地理、心理、历史、语言、艺术、宗教等知识，综合运用，以经世致用，以观覩才学。这也就相对制约了赋论的发展，使其在魏晋以后远不及那些针对性强的如诗、词、曲等文体受文学理论家关注。同样，由于赋创作的包容性，当批评家从狭义的文体理论辨识和评判“赋”时，则因其体性模糊，又看到了赋的依附性。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以及章实斋论赋“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余风”，^⑥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由赋家的创作实践出发，于其体



性相对依附诗歌或散文的认知。古代赋话长期依附于诗、文话乃至清代方自立，即为一典型例证。缘此，近代学者对赋论的研究亦相对薄弱，所以重新梳理中国古代赋论的发展历史，研究其批评形态与理论范畴，以及探讨两千年来赋学研究自身的价值特色，是非常必要的。

《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有“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的“赋迹”说与“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心”说，陆机《文赋》区分诗、赋艺术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些针对赋体自身特色的评价作为赋学批评自觉的先声，深深地启迪着当代学人的思考。20世纪的赋学批评虽历经坎坷，然其取得的新成就，却得益于以会通超越的精神，摆脱历史的羁绊，接受旧赋学之精华，尤得新文化土壤的滋养。

赋为“古老”之文体，又为“年轻”之学科，它的累累硕果，已为未来赋学研究铺垫了如砥之途。

① 霍松林主编《辞赋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三引虞集语。

③ 清焦循《易余需录》卷一五。

④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范文澜注。

⑤ 《梦陔堂文集》卷六《金雪飏文集（赋钞）序》。

⑥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叶瑛校本。

一、义类错综 穷形尽相：性征与体类

赋作为一种文体名称的出现，大约在战国年间，《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说，荀子有《赋篇》之作，可以推知。而屈原以楚地文辞兴新诗之体，与赋相埒，继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①至汉人参以散文体势作大赋之篇，蔚然大国，赋体文学的“体物而浏亮”、“极声貌以穷文”的特征渐成文学史家之共识。然稽考赋体之产生与早期之发展，歧义颇多，未衷一是，阐微发明，当始于“赋”本义与延伸义之解析。

1. 释赋义

在先秦典籍中，“赋”字的出现初在赋税制度，本义为赋敛。许慎《说文解字》释“赋”云：“赋，敛也，从贝，武声。”段玉裁注：“《周礼·大宰》：‘以九赋敛财贿。’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经传中凡言以物班布与人曰赋。”此明周制赋敛财贿，政归大宰，即按田亩征赋收税，以供朝廷政事所用。邦国亦有赋敛之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谓“简公在上位，罚重而诛严，厚赋敛而杀戮民”，即责赋敛过重，民不堪负。所以《尔雅》谓：“赋，

量也。”邢昺注：“赋税所以评量。”而“赋”之敛取，起初专指“军赋”，与“税”特指义不尽相同。《论语·公冶长》：“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昭公十二年之“赋车籍马”、“赋皆千乘”，皆言军事。继此义者，如《汉书·刑法志》：“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又《汉书·食货志》云：“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此将“赋”“税”区分，“赋”仅以敛取车马甲兵诸实物和规定兵役为内涵。然段玉裁谓“班之亦曰赋”，同取古义。从语言学考虑，“赋”由敛取反意为训作赋予意；^②从情理而言，朝廷邦国敛财目的，在赋予所用，故亦含有“班”（颁分）的意思。如《周礼·宫正》注“若今赋冬夏衣”；《汉书·哀帝纪》“皆以赋贫民”；《汉书·翼奉传》“赋医药”等，均作分给、颁发、给与解。而赋作“班”意，在古籍中又有“布”、“敷”、“铺”诸异文，这是古音韵学字声同而义通的缘故。如《诗·大雅·烝民》：“赋政于外。”《商颂·长发》：“敷政优优。”《左传》成公二年：“布政优优。”又，《诗·大雅·烝民》：“明命使赋。”《传》曰：“赋，布也。”《诗·大雅·常武》：“铺敦淮渍。”《释文》：“韩诗作敷。”故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三下云：“赋、布、敷、铺，并声近而义同。“其“赋”“布”“铺”“敷”诸字“声近而义同”，皆取铺陈义。

由敛取反意为训而生的铺陈义，虽与文体之“赋”隔膜甚远，然“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③的训诂，却引起古代赋论家的思考。挚虞《文章流别论》云：“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刘勰

《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诸说均将赋内涵“敷”、“布”义及同声通用之现象与“赋”体铺叙特征结合，作出与“立名”有关的解释。尽管将赋税之“赋”与文体之“赋”通合在本义上尚有窒碍，即如从文学创作着眼，铺叙之法非仅“赋”之专有和“赋”并非专一铺叙，难得正解，但是视铺陈、敷布与赋体存在一定联系，实由古人对《诗》三百的认识转换而来，故亦未可轻忽其内在的合理性。

取与文学相关的视角释“赋”，先秦典籍呈现的是赋与《诗》之关系这一意层。概举其要，约有三端：

一曰作诗之义。如《左传》隐公元年：“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又僖公五年：士芳“退而赋曰：‘狐裘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又闵公二年“许穆夫人赋《载驰》”；同年“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文公六年“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等，都属作诗称“赋”例。至于前引所赋之诗是否有成篇，或在原诗基础上略作改动，说法或异，但从所赋之词与当时史实吻合之处。是可以看出创作的意义。

二曰诵诗之义。先秦诵（赋）诗言志，《左传》所录最夥，于存诗传诗贡献亦最大。^④如襄公二十七年载“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赵孟请郑国七位卿大夫赋诗言志；文公十三年郑伯道逢鲁侯，赋诗互答以寄意，皆为典例。又如《国语·晋语》载“秦伯赋《采芣》，子余使公子赋《黍苗》”等，亦属赋诵《诗》之成篇，系朗诵成诗，且“断章取义”。关于赋诗即诵读诗篇，起义较早。《国语·周语》载邵公对厉王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



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韦昭注：“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墨子·公孟》云：“歌诗三百，诵诗三百。”这里并举“歌”与“诵”，实春秋时外交酬酢中或集会宴享时借诗言志的两种方法。考《仪礼》之《乡饮酒礼》、《燕礼》，歌诗伴奏乐器有笙有瑟，《左传》襄公十六年“歌诗必类”，即指此。也就是说，与“歌诗”相对的“诵（赋）诗”，是无需乐器伴奏，抑或在没有乐器的场合借诗言志的一种方法。^⑤《汉书·艺文志》所云“不歌而诵谓之赋”，即承“瞍赋”义而来。

这种“赋诗”之义，“或造篇，或诵古”，^⑥在先秦属于“借诗赋命”，亦即“借诗言志”，^⑦是确乎无疑的。

三曰“六义”之一的“赋”。此义见《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至汉代《毛诗序》始称“诗有六义”，“赋”居其一。而郑玄注《周礼》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乃汉人的解释，《周礼》所称“六诗”究竟是“体”（诗体）“义”（作用）“法”（方法），尚在龙蛇间，故与赋体之关系亦颇悬隔。

上述《诗》与“赋”字的三方面关联，作诗一项与赋体形成意义不大，后世推阐甚少，诵诗之法与六义之一倍受关注，成为历代赋论家探讨赋体形成的两个聚焦点：一是“不歌而诵”，是否暗含我国诗歌由原始“声诗”（诗乐舞合一）向注重文辞、意义之“诵诗”演进的线索，并成为赋体形成于文学总体发展过程的契合点？二是“赋之言铺”，这种对六义之赋的解释实际上形成了从“赋”字的“铺”、“布”意到“赋”体的铺陈的转换，其间从词义的发展衍化是否能窥及某种本质特征，且通合于赋的表